



陈圣散文

# 驼背

电影《地道战》里有一段著名的画外音：烟是有毒的，水是宝贵的。

人一天也离不开水。四十多年前，在故乡永康，普通居民人家都没有自来水，木桶大水缸居家必备。没水的日子很难熬，农民看天吃饭，居民看天喝水，每逢夏天旱日久，早起时人人都变成了孙猴子，手搭凉棚抬眼望天，我也从父辈那里学到了不少气候谚语，什么“鱼鳞天，不雨也风癫”，“云往南，大雨飘起船”等等。如果傍晚出现彩霞，甬问“明天一定不会下雨”，因为“早霞不出门，晚霞行千里”。如果天上出现鲤鱼斑，那就更糟，肯定有毒太阳，但是农民伯伯一定喜欢，因为“明天晒谷不用翻”了。

没水的日子有时也很浪漫，因为一没水，盼下雨就赛似盼过节。常常是夏天的午后或傍晚，一看天色辨风向，人人脸上都增添了些喜悦。有时暴雨不期而至，全家猝不及防，人人手忙脚乱。爸爸冒雨冲刷水缸水桶，再吃力地挪到水接底下，奶奶妈妈和我们几个小的急忙搜索瓶瓶罐罐，把大大小小的脸盆、钵头、瓦罐找出来，一一放置在屋檐、瓦楞和墙根底下。瞬间大雨倾盆，冲刷着屋脊，不一会儿，大小水流像断线的珠子一串串溅落。再听那水缸中，木桶里，乃至乌盆瓦罐小钵盂，叮叮咚咚，滴滴答答，哗哗啦啦，整个一台混响打击交响乐。暴雨来得疾去得也快，霎时风卷云散，雨过天晴，家里也盆满钵满，一面朝天镜映衬着白云苍狗。

呵呵！写到这里兜了一大圈，光扯了水还没扯到正题，本文的主人公应该粉墨登场了，他就是驼背。

驼背是卖水的。记得当年永康东街、西街口和上街一带，除了一口古老的三眼井之外，剩下的就只有驼背夫妇把持的这个金贵的自来水站了。大概当时城关的水厂水量很有限，驼背只在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前来卖水，每次供应两小时。一旦天旱，河塘干涸，水摊前就会拥挤不堪。

驼背和瞎眼内家(妻子)住在汽车码头一带，每每快到卖水时间，全家准时从我家门前经过。驼背佝偻着走在最前面，为了照顾身后，他走得很慢很有耐心，手里横握着一根长竹竿向后延伸。盲妻一手扶着竹竿，一手搭在丈夫背上，身后是由大到小三个小子。老大揪着妈妈的衣襟下摆，手里牵着矮半个头的老二。老三还在襁褓里，拴在母亲的背上。一溜五口人一路纵队蜿蜒走来。大老远看见这家人，水龙旁边等着的队伍必定一阵骚动。那些早就一字排开的各色铅桶、木桶、铁桶，丁零当啷又往前挪动重新规整了次序。驼背领着老婆孩子，小心翼翼地迈上台阶，慢条斯理地掏出钥匙，打开了龙头锁。盲妻占据了正中的位置，从胸前的书包里掏出一只铝制饭盒，那是盛放水票和零钱的。驼背管放水，内家管收钱。

别看女人目盲，却极为灵巧精细，不能眼观六路，却能耳听八方。她一边和打水人聊天搭话，一边白眼下翻，细心触摸着规格不一的纸质水票和零散钱币。一桶水还没放完，她凭手感已经准确辨认出钱票的大小，收钱找钱一丝不乱。有来打水的光棍大汉存心嬉戏恶作剧，

把废纸板、旧报纸剪成水票毛票大小，故意大呼小叫混充。驼背妻一摸便知，却天生聪慧，也不恼不怒，只是笑着善意地假装要追打。小伙子却也不藏不躲，拳头擂在身上，倒像是给他解了痒似的。一阵哄笑声中，水站着实增添了不少生气。

驼背面色黧黑，看上去霜发颓颜十分苍老，穿着对襟大褂更显土气。即使是晴天大太阳，他的脚上也永远是一双肮脏的胶皮半腰黑套鞋。这双鞋不知哪来的，比他的脚大好几号，走起路来踢踏踢踏地很不爽快。也许知道自己斤两不够，驼背永远是低眉俯首老实寡言。相比之下，那盲眼媳妇简直是天仙。她比驼背足足高出一头，身材修长挺拔，脸色白里透红，一袭鸭蛋青对襟衣衫干干净净洗得发白。如果不是眼白不停上翻，让她多少显得有些恐怖以外，那五官可以称得上完美。她走在街上，从背后望去，两条大辫子梳得油光水滑垂挂腰际，更显风姿绰约。她细腰宽臀，一看就善于生育，居然给苦命的驼背一连生了三个儿子。每当襁褓里最小的一个哭闹起来，她会毫不犹豫地坐下来解开包袱带，将孩子抱至胸前，熟练地开襟敞怀，露出硕大丰满的乳房，将一只粉红色的乳头塞进乳儿嘴里。夫妇俩一拙一巧，却也天造地设互补长短。夏天里，姥姥和奶奶两位亲家坐在门口纳凉，见了这家人总会议论。姥姥是山东人，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感叹：唉！这瞎眼媳妇多俊哪！真是好汉无好妻，赖汉娶花枝啊！如果不是眼睛，怎会让驼背享如此艳福啊。奶奶好像知道盲媳妇的身世，说她生在乡下，十六岁时得了一场不明高烧，耽误了医治，把眼睛烧瞎了。她将近三十岁时，经人撮合，配给了已经年过四十，算是有一份工作能正经拿工资的驼背。

驼背夫妇命运多舛好景不长。记得我回到故乡的第三年，城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水管改造，全面放开自来水入户。我家最早登了记，没过两个月就接通水管装上水表，用上了白花花的水龙头。在我小学毕业后上初中的时候，水站终于寿终正寝，那水龙头成了聋子的耳朵，摆设，永久上了锁，再也无人问津了。我从此再也没见过驼背夫妻，只见过他们的大儿子进入了我刚毕业的小学。印象中那孩子脾气秉性甚至长相都更像他的母亲。

驼背夫妻如今还健在么？如果还健在，他们靠什么生存？这些我一概不知，也无处打听。不过在我期盼的想象中，总会出现这样的愿景：三个已经长成铁塔般高大的儿子，仍然在他们身后簇拥着，在夕阳的余晖中骄傲地排着队朝我走来，在我脑海中定格成一幅难以磨灭的剪影。



**永康瑞金医院**

眼科/内科/儿科/外科/妇科/中医科

(浙)(中)医广(09)【2016】第02-04-004号

地址：汽车东站对面(金城路163-177号) 健康热线：0579-89200516(391520)

本栏目由民建会员企业永康瑞金医院独家赞助

## 专业户(微小说)

□ 章理申

自从搞起影视城，刘家庄就热闹起来了。村民刘大富当上了群众演员。

这一天，剧组开机，拍摄新剧《水浒新传》，导演安排刘大富饰演一位山上抢劫的强盗。刘大富穿上了灰黄的袍子，头上包一块黄色的头巾。导演说：当马车在山道上走的时候，你从山上冲下来，抽出宝剑晃晃。接着又对他说：你的台词很简单，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欲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刘大富说：导演，这个容易。一试他还真行，导演满意地说：就这样，OK！

又一天，来了另一个剧组，拍摄《盛唐演义》，剧中也有响马的角色。刘大富自我推荐，当响马。导演说：你演过？刘大富说：演过多场，我都演强盗。台词都很熟了，他们都说我演得逼真。

导演说：那就试试吧！这个角色是刺杀李世民，然后被虏。一试，导演很满意。

刘大富出了名，人们称他是专门演强盗的专业户。剧组给别人一天80元，而给刘大富200元。

刘大富有钱了，可年过三十还没娶上老婆，家里都张罗着给他提亲。姑娘听说他是强盗专业户，连面也不肯见。有一个姑娘叫小丽，她同意与刘大富见面，就是场合由她定。小丽选择了刘大富拍过戏的地方。

在丛林之中，小丽款款走来。刘大富从山上冲下来，手中晃了晃菜刀，习惯性地脱口而出：小妞，爷很久没见

女人了，快把衣服脱了，让爷摸摸，享受享受。他一开口，吓得小丽落荒而逃，从此再也没有哪位姑娘与他见面。

半年后，又有剧组进驻，导演又选中了刘大富，要他饰演一个杀人越货的强盗。刘大富恳求说：导演，能不能让我演一回正面人物？”



## 大公鸡

我手机上的短信、微信中的低语，都抱不紧鸿雁的一声脆啼，只有岁月在不停地幻变，不停地催促人心。

## 真神气

多快啊，这年岁又悄悄地增添了寒意，叶已落下了数秋，花已开过了几许，我还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一封远方的书信，就像这苍茫的人生，正在经历着颠沛流离。

(特邀组稿 陈星光)

百年山川

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

山川大药房

义丰号地址：望春东路86号  
电话：0579-87830120 87126908  
西站店地址：城北西路220号  
电话：0579-87117752